

# 試論幾個閩北方言中的來母s-聲字

梅 祖 麟      羅 杰 瑞

閩北建陽、建甌、邵武、永安這幾個方言有個值得注意的現象：若干中古的來母字，此地白讀是清擦音 s-<sup>(1)</sup>。我們認為這個 s- 的來源是上古 Cl- 型的複輔音。理由是 (1) 其他可能想到的假設都不足以解釋此現象，(2) 這些字大多數可以找到明確的古有複輔音的證據，(3) 越語台語藏語中也有類似的變化。

目前只找到十七個這樣的字。

	建陽	建甌	邵武	永安
(1) 蘆	ɛsɔ	ɛsu	—	—
(2) 露	sɔ²	su²	—	sau²
(3) 籃	ɛsaŋ	ɛsaŋ	san₃	ɛsõ
(4) 六	sɔ₂	—	su₃	—
(5) 雷	ɛsui	ɛsɔ	—	—
(6) 螺	ɛsui	ɛsɔ	soi₃	ɛsue
(7) 老	seu²	se²	—	—
(8) 卯	suŋ²	soŋ²	˚son	—
(9) 狸	—	ɛsɛ	—	—
(10) 留	ɛseu	—	—	—
(11) 劉	ɛseu	—	—	—
(12) 笠	—	sɛ²	—	—
(13) 郎 (女婿)	ɛsɔŋ	ɛsoŋ	—	—
(14) 聾	ɛsoŋ	ɛsoŋ	suŋ₃	—
(15) 李 (李子)	—	sɛ²	˚se	˚sia
(16) 兩	sɔŋ²	—	—	—
(17) 鱗	ɛsaiŋ	ɛsaiŋ	—	ɛši

這個清擦音的來源，可能有種種不同的解釋，我們曾從中古音着想，發現幾個最容易想到的假設都不能成立。

聲母既一致是來母而來母字大多數在閩北方言中讀 l-，可見中古聲母決非演變條件。再看韻母：

	轉	攝	開合	等	四聲	韻		轉	攝	開合	等	四聲	韻
蘆	內	遇	合	一	平	模	留	內	流	開	三	平	尤
籃	外	咸	開	一	平	談	劉	內	流	開	三	平	尤
露	內	遇	合	一	去	暮	笠	外	深	開	三	入	質
六	外	通	合	三	入	屋	郎	外	宕	開	一	平	唐
雷	外	蟹	合	一	平	灰	聲	外	通	合	一	平	東
螺	外	果	合	一	平	戈	李	內	止	開	一	上	止
老	外	効	開	一	上	皓	兩	外	宕	開	三	平	陽
卵	外	山	合	三	上	緩	鱗	內	臻	開	三	平	真
狸	內	止	開	一	平	之							

由上表可見開合等第內外四聲都不足以解釋此現象。

另外一個假設是方言混雜，例如甲方言來母一律讀 s-，乙方言一律讀 l-，然後混雜成這種現象。這個假設成立的可能性不大。閩北，這幾個方言有許多讀 l- 的常用俗字，例如“來”建甌  $\text{le}$ ，建陽  $\text{le}$ ，邵武  $\text{li}$ 。這類字的因襲性很強，所以早期閩北來母就有 \*l-，\*s- 兩聲，換言之，閩北以及其他地域都不見得會有來母全讀 s- 的方言。

由前列字表可見 s- 聲在上述方言中個別的由於方言間的假借而被 l- 所替代。例如建甌‘六’  $\text{ly}$  是前高元音，顯然是借自非閩語；比較福州  $\text{l}\phi\text{i}^2$ ，廈門  $\text{lak}_2$ ，潮州  $\text{lak}_2$ 。我們也可以想像早期閩北還有很多由 Cl- 變來的 s- 聲字，後來不斷地為 l- 所替代，結果只剩下少數。再作實地調查，大概還可以找出一些例字來。

邵武的來母 s- 聲字一律讀陰調。上聲在邵武口語中無陰陽之別，值得注意的是平入兩聲的陰調。陰調一般來自清聲母，因此我們猜想邵武來母 s- 聲的前身是個清的 l-，寫作 \*lh-。

這個假設有若干旁證<sup>(2)</sup>。福州、隆都、邵武這幾個方言以 m- n- 為聲母的去聲字，一部分屬陰去，一部分屬陽去，而邵武平入兩聲亦有分屬陰陽兩調的現象。

	福州	隆都	邵武		福州	隆都	邵武
面	$\text{miŋ}^2$	$\text{min}^2$	$\text{min}^2$	年	$\text{ɛnieŋ}$	$\text{ɛnian}$	$\text{nin}$ .
夢	$\text{m}\phi\text{iŋ}^2$	$\text{muŋ}^2$	$\text{muŋ}^2$	肉	$\text{ny}^2$	$\text{nuk}_2$	$\text{ny}$ .
妹	$\text{mui}^2$	$\text{muai}^2$	$\text{mei}^2$	目	$\text{m}\phi\text{i}^2$	$\text{muk}_2$	$\text{mu}$ .
□(葉子)	$\text{nio}^2$	$\text{nua}^2$	$\text{nio}$ .				

由此可以推測早期閩語有兩套鼻聲母，一清一濁：\*mh-，\*m-，\*nh-，\*n-，l- 與 m-，n- 同屬次濁，也應該有清濁兩種。然而邵武以 l- 為聲母的字卻沒有分屬陰

陽兩調的現象，而邵武的來母 s- 聲字反而屬陰調，正好和 l- 聲的陽調字配合，由此可見這種 s- 的前身是 \*lh-。“露”字建甌、建陽讀 s-，而福州讀陰調，正是 \*lh- 的力證。

	建甌	建陽	福州
露	su <sup>2</sup>	so <sup>2</sup>	lu <sup>2</sup>

建甌、建陽、永安 \*lh- 變成陽調 s- 聲。

綜合以下幾點，來母 s- 的來源是：

$$*Cl \begin{cases} *lh \begin{cases} s \text{ (建甌、建陽、邵武、永安)} \\ l \text{ (其他閩語)} \end{cases} \\ l \text{ (其他方言)} \end{cases}$$

現在就要提出這些字古有複輔音的證據。我們所用的材料，大部分是前人引用過的<sup>(3)</sup>，現在彙集在一起，有些非漢語的材料卻是比較新的。

### (1) 蘆 Bl-

“蘆”“膚”並諧“膚”字，說文“膚，籀文臚”金文“臚”作“膚”，“臚”作“臚”<sup>(4)</sup>，盧國的“盧”作“膚”又作“籛”<sup>(5)</sup>，嬰次盧“膚”作靈<sup>(4)</sup>，从膚从皿，可知“蘆”古讀 Bl-。

“蘆”的意思是蒲葦，又稱蒲蘆。“蘆”見淮南子脩務訓“銜蘆而翔”注“未秀曰蘆，已秀為葦”。“蒲蘆”見中庸“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樹，夫政也者，蒲蘆也”舊注根據爾雅釋為“螺贏”是一種蟲，沈括以為是蒲葦，朱熹從之，上文既說“地道敏樹”當以沈義為勝。如此“蒲蘆”就是“蘆”的慢聲。“榼”又稱“榼榼”，說文“榼，榼榼，柱上杓也”，又“榼，榼榼也”，“榼”字單用見魯靈光殿賦，景福殿賦，“榼榼”見淮南子。（見王廣慶前引書）

### (2) 露 Gl-

漢語本身，只有“路”“各”諧聲，證據稍為薄弱。漢越語“露”（顯示義）讀 ló，是唐代的借字，但Rhodes神父1649年所著的安南拉丁字典載有 bló, tló 兩音，馬伯樂認為來自古漢越語<sup>(6)</sup>。

“路”高本漢上古音 glâg 倒有不少複輔音的痕跡。廣西全州瑤語“路”kla<sup>3(7)</sup>；原始緬語“路”的量詞 \*khya<sup>(8)</sup> 可能來自 khla；“路”越南 sá，和越語關係極密切的Muong 語讀 khá<sup>(9)</sup>，馬伯樂早就指出越南 s < Cr，“路”在越語的古讀該是 \*kr-<sup>(10)</sup>

### (3) 藍 Gl-

“藍”字“監”聲，諧“監”的“藍”字 \*glâm 與原始台語的 \*ɽraam 音義都

合。越語“藍” chàm, “臘” chap (臘月) 都是低調, 複輔音中第一個輔音是濁音。

#### (4) 六 dl-<sup>(11)</sup>

“六” 藏文 drug, 緬文 khrok 原始台語 \*xrək, 都有複輔音。

“六” 字大寫作“壘”, 後來作“陸”。“壘”見漢建武所鑄的漢衛鼎文“衛鼎容一斗二升, 重七斤壘兩”孫貽讓考訂為“壘”<sup>(12)</sup>, 說文“壘”, ……从土夨聲, 讀若逐 (\*d'jók)”, 建武距說文著作年代至近, 讀若“逐”的“壘”可用作“六”, 正顯示漢代某些方言中“六”還保存 d- 聲。

說文認為“六”字的諧聲系列包括

六 → 夨 → 壘 ← 齒 (古文陸) → 賁 → 牘, 讀, 牘

“賁”形訛而變成“賣”。說文通訓定聲及廣韻聲系從此說, 段玉裁, 高本漢不從。這個諧聲系列在文字學上是說不通的。“夨”字甲文金文俱無, 唯一形近的甲文是“𠄎”, 唐蘭認為是蜥蜴的象形字<sup>(13)</sup>, 與說文不合 (“夨, 菌夨地草叢生田中”), “賣”“債”“遺”見金文, 作“賁”形, 上“省”下“貝”與說文“賁”形不合。但是此諧聲系列未嘗不可代表許慎對秦漢篆文的見解, 尤其說文“壘”讀若“逐”, “賁”讀若“育” (d'jók), 釋名以“陸”訓“牘”, 以“錄”訓“讀”, 前三項顯示“六”系有 \*d-, \*d'- 音, 最後一項更是以 \*l- 訓 \*d'-。我們的結論是此諧聲系列反映東漢的文字和音韻, 而“牘”“讀”“牘”等定母字亦可視為“六”古讀 dl- 的證據。

此外據郭鼎堂、楊寬、聞一多諸氏的考證<sup>(14)</sup>, “陸終”“祝融”“燭龍”“倮壩”, 都是一個神名的不同寫法, 尤其是“陸終”即“祝融”之說, 已成定論, 郝公鉞鐘有“陸終之孫”之語, 而李學勤氏指出楚簡書有炎帝乃命祝融之語龔字和郝公鉞鐘“陸鐘”一名第二字相同, 為祝融、陸終本為一神分化之說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<sup>(15)</sup>。“陸”“祝”古同幽部, “融”“終”古同冬部, 論證上只缺“陸”“祝”聲母音近的一環, “祝”“燭”章母, “倮”定母, 上古都是舌塞音, 假定“六”“陸” dl-, 正可以解釋何以同詞有“祝”“陸”兩種寫法。

#### (5) 雷 Gl-

說文“雷……屬稽文雷, 閉有回, 回雷聲也”, 這個“回”可能是聲符。此外“回”“雷”通假的例子頗多<sup>(16)</sup>, 吳雷 (楚公鐘) 一作吳回 (大戴禮記帝繫篇, 史記楚世家, 大荒西經), 方雷 (晉語四) 一作方回 (淮南子俶真篇, 後漢書周磐傳注引列仙傳), 雷水 (穆天子傳, 水經河水注) 一作回水 (天問, 漢書武帝紀軻子歌)。詩經“虺虺 (\*xiwen) 其雷”, 可與說文“回雷聲也”, 相印證, 而書經“仲虺”史記作“中雷”。河南、山西、河北有些方言稱“雷”為“呼雷”“回雷”“搗忽雷”,

是古複輔變成的雙音節的詞<sup>(17)</sup>。“回”匣母，上古是 g-。

### (6) 螺 Gl-

“螺”字晚出，只可從聲符探索。“累”“雷”並諧“雷”，“雷祖”（海內經）一作“索祖”（古今人名表），又作“螺祖”（史記五帝紀）；史記老莊申韓傳“蓬累而行”假“累”為“雷”，由上例可見“雷”字保存 gl- 頗久，“雷”“累”“螺”同音，大概都是 gl-。

### (7) 老 Gl-

說文“老，考也”，“考，老也”，雖然以往認為是轉注，高本漢已疑“老”“考”諧聲，釋名“老，朽也”Bodman認為“舊”也屬於這個詞族<sup>(18)</sup>，這是對的。“老”與見系關涉頗繁，古音 Gl-。

### (8) 卯 Gl-

禮記內則“濡魚卵醬”，鄭注“卯讀為鯢，鯢魚子也”；說文“縮，惡絳也，一曰絹內，讀若鷄卵”，段注改“絹”為“纒”又說“卯古讀如關”；說文“𠂔，古文卯也”，段注說“五經文字曰，𠂔古患反，見詩風，字林不見，又古猛反，見周禮，說文以為古卯字，九經字樣曰說文作𠂔，隸變作卯，是唐本說文有此無疑”。

### (9) 狸 Bl-

“菴”（古埋字），“靈”狸聲，明母；儀禮大射儀鄭注“狸之言不來也”，方言“狸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狸，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貉（郭璞注，今江南呼為貉狸，音丕）關西謂之狸”。

狸是一種野貓（廣韻），現代口語還有“狸貓”一詞，古音是 \*Bi-liæg/lji，貉 \*Bi-læg/lai。四川珙縣白苗呼貓為 pli<sup>(19)</sup>，藏語“貓”byi-la, bi-la, bi-li<sup>(20)</sup>。

印度東北部的 Munda 語“貓”音酷似 Kharia, blileg; Ho, bila:j; Asur, bilej; Korwa, bilua, Nahali, berko<sup>(21)</sup>。此外 Nepali（尼泊爾）billi; Dravidian, veruku, ve:rig, pilli, biley 都可供參考<sup>(21)</sup>，這個詞的分佈地區包括印度東部及東北部，喜馬拉雅山南北兩麓，西藏高原以及中國全部，可能是極早來自 Munda 的借詞。

### (10) 留 ml-

說文分𠂔（“留”“柳”等的聲符）及𠂔（卯），可是金文“柳”作𠂔，“留”作𠂔，聲符與“卯”之𠂔，𠂔諸形無別。詩召南小星“維參與昴”，毛傳“昴，留也”，又正義引春秋元命苞“昴之為言留”，史記律書“北至于留”，小司馬“留即昴也”。爾雅釋訓“凡曲者為留”釋文“留本作𠂔”又釋器“螿婦之筍，謂之留”釋文“留，字書作𠂔”<sup>(22)</sup>。

## (11) 劉 ml-

劉，卯聲；爾雅釋詁“劉，殺也”，方言“劉，殺也”而甲文常見“卯×牛”，王國維釋“卯”為“劉”，殺義。（斝義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，頁5）。

## (12) 笠 Gl-

“立”“泣”“位”“笠”諧聲；“泣”溪母；“位”喻三，切韻時期匣母，上古音據李方桂先生的說法是 \*Gw-。假如台語 \*klop ‘wicker hat’ 是“笠”的借詞，（見下）這個字的 gl- 就完全證實。

## (13) 郎（女婿） ml-?

郎，良聲，說文“良，从高省亡聲”，此說雖無金文確證，但或可代表漢代讀音。此外還有一些不太可靠的證據：朗，良聲，古籍中常以“明”釋“朗”，說文“朕，明也”，詩大雅皇矣“昭明有融，高朗令終”傳“朗，明也”，爾雅釋言“茅，明也，明，朗也”方言“熒，朕，明也”。但這些注釋不一定是聲訓。

這個字早期閩北讀音是 \*song，陽平調。“甥”因為姑表結親先秦也有“女婿”義，我們曾一度懷疑這個字是“甥”，但是“甥”審母，應該讀陰平，與此聲調不合。

## (14) 兩 ml-

說文認為“滿”“滿”“滿”等字以“兩”為聲符，荀子解蔽篇“心未嘗不滿也”楊倞注“滿當為兩”。

## (15) 聾 Cl-

“龍”的諧聲字複輔音種類特別多，“龐”並母，“弊”見母，“寵”徹母。我們竟無法推測“聾”字複輔音的類別。

方言“生而聾”，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聾。荆陽之間及山之東西雙聾者謂之聾，“聾”腫韻上聲，目前所談的字在閩北一律平聲，所以我們認為是“聾”不是“聾”。

## (16) 李 tsl-

說文“李，從木子聲”，但旁證缺乏。

## (17) 鱗 ml-?

周禮地官司徒“二曰川澤，其動宜鱗物”。釋文“鱗，劉昌宗本作鱗”，“鱗”“參”古讀 \*mrək，可能“鱗”“鱗”是方言間的陰陽對轉。說文“鱗，健也”並引詩齊風“盧鱗鱗”，今詩作“盧令令”，金文“命”“令”不分，“令” ml-，也許異文時期“令”還是 ml-。

以上所舉的複輔音的證據，“郎”“李”“兩”“鱗”比較勉強。第一個輔音用大寫，是因為只能推測這個音的類別。第二個輔音我們寫作 -l-，其實寫作 -r- 亦

無不可，從藏文看-r-的可能性大一些<sup>(23)</sup>，但目前既無法知道上古有無\*Cl-, \*Cr-之別，這些細節只好留到以後解決了。

現在要舉例說明越語，台語，藏語也有類似 Cl->s 的現象。

### (1) 越南語

馬伯樂早就指出越語的 s- 往往和蒙吉蔑 (Mon-Khmer) 語的 Cr- 相當。這個 s- 在不同的越語方言中或作 [s] 或作 [ʃ] <sup>(24)</sup>。

	Viet-Nam	Muong <sup>1</sup> (Khen)	Muong <sup>2</sup> (Uy-lo)	Bahnar	Chrau	Mon	Old Mon
江	sông	không	kroŋ <sup>5</sup>	kroŋ	—	krəŋ	kruŋ
六	sáu	khau	prau	d-rou	prau	kərao	tarau
以後	sau	khau	krau <sup>5</sup>	—	—	krao	krau, trau
松鼠	sóc	—	—	prok	proq	?pɾɛp	prip
深	sâu	khu	kru <sup>5</sup>	jo-ru	jru	sòh	jroh

馬伯樂又指出這些字在有些 Muong 方言中是清輔音後面跟着一個清的或者“送氣”的 l-。

### (2) 台語

原始台語 \*Cl-, \*Cr-, 的武鳴變成 š-, 剝隘田州變成 š-, č-。以下的材料取自李方桂先生“Consonant clusters in Tai”, *Language* 30 (1954)

	暹羅	佬	Ahom	武鳴	龍州	剝隘	田州	原始台語
魚	plaa	paā	plā	pla	pjaa	pjaa	čaa	pl-
蔬菜	phak	phak	phūk	plāk	phjak	pjak	čak	phl-
劍	phrua	phaa	phu (Shan)	ša	pjaa?	šaa	šaa	vr-
耒	thai	thai	thāi	šai	thai	šai	šai	thl-
笠	klop	kup	kup	klop	kip?	čop	čop	kl-

### (3) 藏語

藏文凡由塞音字母加下置字母工 (ra) 所構成的複合字母，在拉薩、日喀則、昌都三處話裏變成舌尖後塞擦音了。材料取自金鵬“藏語拉薩日喀則昌都話的比較研究 (1958, 科學出版社), 67-68。

意義	鷄鷹	刀	馬熊	六	崖石	窩
藏文	khra	gri	dred-mo	drug	brag	bris
拉薩	tʃha <sup>1</sup>	tʃi <sup>3</sup>	tʃe <sup>3</sup> mo <sup>3</sup>	tʃu <sup>3</sup>	tʃa <sup>23</sup>	tʃi <sup>3</sup>
日喀則	tʃha <sup>1</sup>	tʃhi <sup>3</sup>	tʃhe <sup>3</sup> mo <sup>3</sup>	tʃhuk <sup>3</sup>	tʃha <sup>23</sup>	tʃhi <sup>3</sup>
昌都	tʃha <sup>2</sup>	dʒə <sup>3</sup>	tʃe <sup>3</sup> mo <sup>2</sup>	dʒu <sup>3</sup>	tʃa <sup>23</sup>	dʒə <sup>3</sup>

最後我們還有一些臆測，想提出來，請方家指教。

自高本漢以來，重建上古音有個不成文的通則，就是由上古到中古輔音聲類相承，但是李方桂先生曾指出地支的“丑”（徹紐，高本漢上古 t'n-）在台語竟是 pl-<sup>(25)</sup>，結論是上古音系，一定比目前的想法複雜的多。我們大膽地把 Cl->s 這個陌生的音變介紹到閩語史裏來，也是基於這個前提。而上古有若干看來像是同源的詞，至今沒有圓滿的解釋，例如“壽、老、考”“手、有、又、右”，“首、鬮、髀”，“串、貫、穿”等。Cl>ts>ś 是個值得探尋的途徑。

複輔音的簡化，東漢已大致完成，顯示多量複輔音的文獻以釋名(公元二世紀)最晚。散見各方言的幾個例子，如“角落”“皆見 galal”之類，零星不足為數。如果我們的假設能成立，早期閩語該有相當多的複輔音，由此更可見閩語與其他漢語方言分支之早。

### 註

- (1) 潘茂鼎等“福建漢語方言分區略說”中國語文 1963年6月(總127號)頁479, 黃典誠“建甌方言初探”廈門大學學報(1957, I)頁255, 都提到這個現象。本文作者之一羅杰端1966-68在臺灣調查過建陽建甌邵武資料見柏克萊加州大學1969年的博士論文。
- (2) 詳見 Jerry Norman, “Tonal development in Min”(未發表)
- (3) 林語堂“古有複輔音說”語言學論叢; 吳其昌“來紐明紐複輔音通轉考”清華學報, 7卷1期(1932), 頁47-110; 王廣慶, 複音互用發微(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, 臺北, 1963)
- (4) 容庚, 金文編, 頁 272, 221, 711
- (5) 聞一多全集, I, 頁 359
- (6) H. Maspéro, “Études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: les initiales,” *Bulletin de l'Ecole Française d'Extrême-Orient*, 12 (1916), p. 78
- (7) 毛宗武“瑤族語言概況”中國語文1962年3月, 頁 141
- (8) R. Burling, *Proto Lolo-Burmese* (Bloomington, 1967), p. 91
- (9) M. Barker, “Vietnamese-Muong Tone Correspondences,” in Zide ed., *Studies in comparative Austroasiatic linguistics* (Hague, 1966), p. 15
- (10) 馬伯樂前引文
- (11) 我們曾寫過一篇 “The numeral ‘six’ in Old Chinese,” 將發表於服部四



郎還曆慶祝紀念論文集

- (12) 孫貽讓 “漢衛鼎考” 緝賈述林 卷 7, 頁 32-33; 周法高 “古代的稱數” 中央研究院院刊 第一輯(1954)頁 133 引
- (13) 李孝定 甲骨文字集釋 (中央研究院, 臺北, 1965) 頁 0195 以下引 唐蘭 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
- (14) 郭鼎堂 “金文所無考” 金文叢考; 聞一多 “伏羲考” 聞一多全集, I, 頁 40; 楊寬 “中國上古史導論” 古史辨 7, 頁 314-318
- (15) 李學勤 “補論戰國題銘的一些問題” 文物 1960 年第 7 期, 頁 68
- (16) 聞一多 “伏羲考” 聞一多全集, I, 頁 49, 又見 說文段注
- (17) 楊福綿 Paul Fu-mien Yang, “Modern Dialect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rchaic Chinese (Initial Consonant Clusters),” (mimeographed), April, 1969, Georgetown University, Washington, D. C. 王廣慶 前引書 頁 52
- (18) N. Bodman, *A linguistic study of the Shih Ming* (1954), p. 51
- (19) 聞宥 Wen Yu, “The influence of liquids upon the dissolution of initial consonant groups in the Indo-Sinic family,” *JRAS*, North China Branch 69 (1938), p. 87
- (20) Jaeschke, *Tibetan-English Dictionary*
- (21) S. Bhattacharya, “Some Munda etymologies,” in Zide ed., *Studies in comparative Austroasiatic linguistics*, p. 33
- (22) 吳其昌 前引文
- (23) Yakhontov, “Consonant combinations in Archaic Chinese,” *XXV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*, Papers presented by the USSR delegation (Moscow, 1960) 裏面所舉的例藏文 -r- 與二等字相當。
- (24) 下面的例子 Muong<sup>1</sup>; Barker, “Vietnamese-Muong Tone correspondences,” in Zide ed., *Studies in comparative Austroasiatic linguistics* (1966), 9-26; Muong<sup>2</sup>: H. Maspero, *op. cit.*; Bahnar; Maspero, *op. cit.*; Chrau: David Thomas, *Chrau Vocabulary* (Saigon, 1966); Mon and Old Mon; H. L. Shorto, *A Dictionary of Modern Spoken Mon*, (London, 1962)
- (25) F. K. Li, “Some Old Chinese loan words in the Tai languages”, *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* 8(1945), 333-42

***CL-*→*S-* IN SOME NORTHERN MIN DIALECTS**

TSU-LIN MEI and JERRY NORMAN

In four Northern Min dialects—Chien-yang, Chien-ou, Shao-wu, Yung-an—there are seventeen words with initial *s-* where other dialects have initial *l-*. It is proposed that this *s-* was derived from consonant clusters of the type *Cl-* with *lh-* (voiceless *l-*) as an intermediate stage. Specifically, it is argued that (1) the majority of these words can be shown to have *Cl-* in Old Chinese, (2) the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indicates the presence of *lh-*, *mh-*, *nh-* and *l-*, *m-*, *n-* in Proto-Min, and (3) developments similar to *Cl-*→*s-* did take place in Vietnamese, Tai, and Tibetan.